



抗战岁月特别策划

为八路军做军鞋军衣支援抗战

从妇救会长到抗联主任,智勇阎菊茹与日寇周旋

这是一位与国家命运一同抗争的伟大女性。在军阀混战年代,她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暴动遭军阀通缉;流落异乡之时,她也曾妥协,嫁人改姓抚养孩子;然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又出任妇救会长、抗联主任,带领村中妇女做军鞋军衣,进行抗日宣传;遭日寇围剿之时,她智勇双全与敌周旋。这位名叫阎菊茹(原名谷菊茹)的传奇女性,后被当地写入村志,受后人世代敬仰。

文/片 特邀记者 周和平
本报记者 修从涛

日寇入侵, 她再次走出家门

听说9月3日,北京要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已80岁高龄的阎生才难掩激动。每每看到电视里中国军人的飒爽英姿,他就会想起发生在7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还有自己的母亲阎菊茹。

阎菊茹,原名谷菊茹。据《西顿邱志》记载,1900年,谷菊茹出生在济宁乡下的一个贫农家庭。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谷菊茹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她参与当地农民暴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遭通缉,随残部流落到今泰安市岱岳区下港乡眼明方村。

或许是厌倦了内战下的日子,1934年,谷菊茹嫁给当地一位农民阎兴义,遂随夫姓,改名阎菊茹。“父亲兄弟众多,靠种七、八分山岭薄地,一年到头吃不饱,穿不暖,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一家人生活在温饱线以下,日子实在难过。”阎生才仍还记得,为了养活他和两个弟弟不至于饿死,父亲给地主老财扛活养家,母亲起早睡晚,挖野菜、摘树叶、刮树皮,利用一切可以找到的替代品,聊以填充他们三兄弟那似乎永远也填不满的肚子。

原本以为日子就会这样一天天过下去,但日寇的入侵将战火烧到了家门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是年底,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放弃抵抗,不战而逃,泰安继济南之后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鬼子在山外许多村子建立了据点,经常进山扫荡,烧杀掳掠,家乡一带穷乡僻壤更加民不聊生。”阎生才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母亲阎菊茹决定再次走出家门。



阎菊茹(前排左一)全家福。(翻拍)

做军鞋军衣,出任抗联主任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阎菊茹与党的组织重新接上关系,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活动中来。在她的带动下,家乡的人们也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踊跃参加抗日活动。

再次走出家门的阎菊茹一改往昔相夫教子的生活。她带领村中妇女做军鞋、军衣,学习识字,进行抗日宣传。由于表现突出,成绩显著,很快阎菊茹被推选为村妇救会长。

机巧避日寇,事迹编入教材

阎菊茹的活动早就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视阎菊茹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捉拿她,加害她。富于革命斗争经验的阎菊茹沉着机警,一次次化险为夷,逃脱追杀的屠刀和子弹。

1944年深秋,阎菊茹忙活着为八路军准备过冬的棉衣。从有关部门领来布料,棉絮、针线,分发到村中妇女们手中;按时将做成的棉衣检验合格后收上来,存放在家中的堂屋里。一天深夜,由于叛徒出

随后,担任泰安地区东方区抗日联合会主任。

为了做好抗日工作,阎菊茹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不仅要顾及家中的活计和孩子的抚养,而且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冬天的深夜,为工作劳累了一天的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为我们爷儿几个缝补丁擦补丁的衣服。第二天早上,当我们尚在梦中的时候,她早就为开会、布置、检查工作,走出几十里外去了。”阎生才说。

卖,加上哨兵麻痹,阎菊茹被日寇特务队包围在村里。鬼子、汉奸和叛徒扑了个空以后,挨门逐户搜寻阎菊茹。

“母亲躲在一个老奶奶家,老奶奶把我母亲盖在被子下,故意踢翻了尿罐,并把一桶泔水倒在炕上,对来搜查的敌人说,儿媳病了,上吐下泻,‘太君会看病吗?给看一看吧!’结果敌人一个个捂着鼻子走了。”阎生才说,多年后,母亲阎菊茹曾告诉他,“要不是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老

眼明方地处泰安、莱芜结合部,南面是广袤的泰莱平原,东西北三面环山;尤其西部,深至泰山山脉腹地,进可攻,退可守。八路军在村子北部设立了兵工厂和后方医院。为支持兵工厂和医院的工作,阎菊茹的工作异常繁忙,时常无暇顾及阎生才兄弟们的安危与饥饱。

阎生才仍记得,1943年腊月的一天,风雪交加,北风刺骨。日军突然进山扫荡。“母亲

百姓奋不顾身掩护共产党,你们的母亲早就命丧敌人的刺刀之下了。”

日寇找不到阎菊茹,便把阎生才一个本家嫂子抓了起来,绑到大树上,严刑拷打,逼她交代阎菊茹的下落。“本家嫂子宁死不屈,不向敌人吐露母亲的去向。敌人脱光她的衣服,双乳各刺一把刺刀,并用枪刺刺下体,亦毫无所获。本家嫂子其实是母亲的副手——妇救会副会长。”阎生才说,恼羞成怒的敌人无奈之

急忙把我的两个弟弟(一个5岁,一个2岁)用一床破被子裹起来,藏在一个峭壁石缝中。然后带领八路军伤病员和干部家属,转移到安全地带。敌人走后,同村的叔叔大爷找到弟弟他们时,两个弟弟瘦弱纤细的身体已经连同破被子一块,与石壁硬邦邦冻连在一起,怎么也弄不下来。最后,区中队的叔叔赶到,用枪托使劲捣了几下,才把弟弟们救下来,所幸他们还活着。”

下,只能把阎菊茹等刚为八路军做好的军衣、军鞋放火烧掉,他们家的房子也同时化为灰烬。

1945年日寇投降,阎菊茹又投身解放战争。受中共鲁中地委、泰山军分区的委派,阎菊茹来到济南东部的西顿邱延福院栖身,为济南战役搜集情报。济南解放后,担任西顿邱乡乡长,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老革命”。后来,阎菊茹的事迹被编入西顿邱小学校本教材,并被收录《西顿邱志》。

阎生才:“我是儿童团副团长”



阎生才

今已80岁高龄的阎生才,是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长大的。在他的记忆里,7岁的时候就被母亲阎菊茹送到眼明方村里的抗日小学上学。“我的一位本家哥哥阎东生兼任教师,每周上三天课。课本是泰山抗日革命根据地编的课本,除少量‘三字经’、‘百家姓’等传统内容外,其余全部为抗战内容。开始,在村中民房里上课;后来,局势紧张,课堂就设在山上树林里;鬼子扫荡期间,只好停课。”阎生才回忆。

眼明方村子不大,30余户人家。村里青年男女或参加八路军、区中队,或到兵工厂和后方医院工作,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老师便组织学生

成立儿童团。“我13岁的三叔阎兴贵是儿童团团长,我被推选为儿童团副团长,当时还不到10岁,我们30多个儿童团员,每人一杆红缨枪,在村口站岗放哨查路条。”阎生才说,八路军还为他们配发了一支“马盖子”枪和5发子弹,由团长阎兴贵保管,严格规定除非必要,不准轻易开枪。“阎兴贵背着马盖子枪进进出出,威风凛凛,我们都很羡慕他。”

儿童团曾经抓到过日军特务。据阎生才介绍,有一次,他和同学二臭子在村口站岗,一个中年人肩挑货郎担子,要进村。“我们上前查看路条的时候,‘货郎’神色慌张,先是说路

条丢了,后来扔下货郎担子,转身逃跑。我追上去,紧紧抓住‘货郎’的衣服,不放他走;二臭子吹响了用杏核做成的哨子。民兵、八路军闻讯赶来,将‘货郎’制服。”后经审讯,“货郎”是日军派来的特务,是来刺探兵工厂、后方医院情况的。事后,我和二臭子得到抗日民主政府的表彰,每人获得一块毛巾的奖励。

儿童团员还是八路军兵工厂的“采购员”。除站岗放哨外,他们还积极为八路军兵工厂搜集、提供原材料。“我们翻箱倒柜,把家中不用的废铜烂铁一一找出来,送到兵工厂,用来制造、修缮武器弹药。到日军进山扫荡发生过战

斗的地方,捡拾子弹壳,交到兵工厂,经翻新,装药,装弹头,加工成新的子弹。”阎生才说,离眼明方几里、十几里的日军据点,经常被八路军拔除,每次都发生激烈的战斗。每次激战之后,他都到战场上搜集子弹壳。

对外人说是做小孩子玩具,实际上是做射向敌人的子弹。儿童团员之间也展开竞赛,看谁捡拾的子弹壳最多。有时候,也有意外的收获。有一天,阎生才在山坡上发现了埋藏在泥土中的两个木箱子,沉甸甸的,搬不动。叫八路军来查看,原是鬼子撤退时来不及带走的两整箱手雷。于是,阎生才又立了一功。